

的，民間社會的傳統（如宗教）並沒有完全消失。

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知識分子贖罪的世紀。儘管他們已處在邊緣的地位，他們在思想上的徹底反省仍然是收拾中國破碎山河的一個始點。如果他們繼續堅持中國的問題是由於「封建傳統」還沒有破壞乾淨，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便只好準備接受「最後的審判」了。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這是二十一世紀給中國人所規定的歷史任務。

余英時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

## 民族國家觀念的反思

陳其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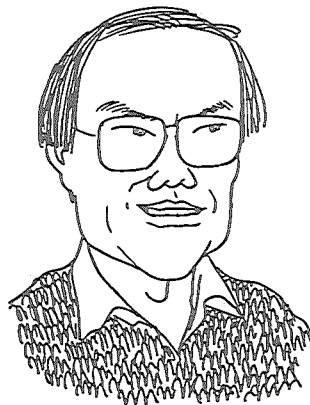
國家的組成和形態目前仍然是這個世界最主要和最高層次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主題所在。不論是民族國家主義的興起，國家單位之間的戰爭與和平，或是國際關係和組織形式的拓展，都是以「國家」的基本形式作為出發點而展開。對於大部分第三世界的部落民族或歷史悠久的傳統國家而言，這些源於近代西方的新而複雜的政治態勢往往有適應上的困難，一方面要對應外在世界秩序日新月異的壓力，一方面又要調整內部新舊架構和意識之間的落差，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政治體制的緊張與扭曲幾乎不可避免。近代史上中國的國家形態與社會體制也多在這種內外夾擊調適不良的情況下屢屢出現矛盾與動亂。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形態在組成的形式上目前仍未達到穩定的階段。首先是海峽兩岸依舊存在着無可否認的兩個國家政治實體，各自的治權皆不及於對方，但雙方政權又都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形式。另一方面，香港已確定在

1997年由英國殖民屬土的地位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雖然在政治上將完全整合到中國的架構中，但行政和社會經濟體制卻仍保留原有的「非中國」本質，使得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勢將形成一個可能充滿着馬克思式理論矛盾的國家形態。最後，西藏目前雖然在政治上已毫無疑問地是「中國」的一部分，與北京中央的行政隸屬關係較香港將來的模式更為直接密切，但由於歷史文化與民族宗教的因素，其實質的整合與共識仍然存在着難以克服的問題，甚至其分離意識較目前的台灣地位獲得更廣泛的國際支持。

至少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西藏這四個地區就一個理想中的國家構成形態而言，存在着民族歷史、經濟社會制度、政治發展背景和社會規模大小等錯綜多元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性不可避免地對地理意義的中國範圍，在構成一個國家的性質上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和變數，使得目的性的「一個中國」之政治理念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中國」的國家理念之所以會有現實上的困難和衝突，多少也是由於中國人傳統的「國家」觀念所引起。因此，在解決中國國家構成形式的問題時，除了要克服上述客觀存在的因素之外，主觀上的中國國家觀念也應該有得到調整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在尊重客觀歷史、民族與社會經濟現實的前提下，有無一種關於中國人地區社會的政治形式安排，不但有助於各地區獨自的政治經濟社會潛力之發展，同時又能消除敵對與分裂矛盾的疑慮和不安？

這不僅是一個現實政治問題，也可能是一個需要想像力的學理問題。然而，在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在邏輯上將民族、國家、政府與政權（尤其是黨派）之間的觀念切實分離開來。民族與國家的範圍不一定要一致，「國家」的涵意也可以劃分成不同的層次。即使是「民族國家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意識形態也應有其歷史階段性，就如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排滿反清」之漢民族中心意識，以及民國成立之後強調包容性的「中華民族主義」，都有不同的時代性。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西方帝國主義已經式微，「殖民主義」也已跟着時代而沒落，而我們的「民族國家主義」是否仍然需要停留在原地不經過轉化？觀察大英聯邦的解組與蘇聯各共和國的自主化，以及西歐各獨立國家逐漸發展成「大一統共同體」的諸種傾向，中國人地區的政治形式有沒有超出目前格局與教條理念的其他可能性？



陳其南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講師  
兼國際交換學部副主任